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申江十美

滬上寓公二愛仙人，廣大教主也。管領南部之煙花，平章北里之風月，凡有章台豔質，曲院名娃，一經其品評者，聲價倍增，幾於才出墨池，便登雪嶺，風流久擅，月旦堪憑。姚家姊妹花，本栽閩苑，移植申江，嘉譽甫加，香名頓噪一時，青樓佳麗，齊拜下風，因之遂長花叢，屢魁蕊榜，世之尋花問柳者，輒以姚黃為香國中王焉。然二愛仙人未嘗不望繼起之有人也。乙酉八月，月既團圓，小病初劇，朦朧中，忽聞有遺輿來迓者，詢之，則曰：「石曼卿將登離恨天第一宮，司人間男女離合之事，特薦君為芙蓉城主。君其往也。」因問：「向者城主所司何事？」曰：「總管天下群芳。即以其妍媸蠢慧，而分厥品第焉。」二愛仙人曰：「此固余之素願，向時求之而不得者也。今遂初心，亦復何憾？」伏枕遽逝，於時遙聞天上有步虛聲，仙樂眾音，縹緲雲外。蓋慧業文人本自瑤台玉闕中來，死則仍列仙班，又復何疑。淞北玉生與二愛仙人為莫逆交，每游必偕，殆無日不在花天酒地中。綺筵既張，雅歌斯作，如或屬意，必有篇章贈答。二愛仙人既沒，獨唱無和，意興益孤。一夕，飲酒薄醉，隱几假寐。旋見有人持柬入者，曰：「主人在翠薇花館召君小宴。」問：「孰為汝主人？與我曾相識否？」則曰：「至自知耳。」視其刺字，題曰「芙蓉城主」。曰：「豈宋時石郎耶？」曰：「否。君之好友也。」從之行，逶迤曲折，約二里許。所經處綠樹垂陰，繁花夾道，沿堤芙蓉千百株，紅紫爛熳，芬芳遠徹。既至一所，榜曰「綺園」。有長鬣奴四人為司閽，持生刺入告。生不俟相招，漫步竟入。主人猝睹，投箸遽起，迓生於門外，執手勞苦，泫然曰：「君尚憶我否？海內名流，多哀挽之詞，何先生竟無隻字也？」生至是始知為二愛仙人。曰：「我固知君之不死也，天上當樂於人間耳。」仰視額曰「寫韻軒」。主人曰：「此吳彩鸞寫《唐韻》處也。」即指一美人曰：「此即彩鸞也。」生注目視之，其容彷彿吳新脚。主人即命：「召司花群尉至。」須臾，眾仙畢集，霓裳羽衣，態度翩跹，生一一詢其名，則為杜蘭香、許飛瓊、綠萼華諸人也。

生見主人座畔有畫本一冊，題其簽曰《申江十美》，因請曰：「可得觀乎？」主人曰：「可。」試展之，則皆歌浦勾欄中人，素所賞識者也。首冊題詞曰：「斗大申江，繁華淵藪。彼美□人，煙花魁首。並駕齊驅，爭芳競秀。菊媚蘭芬，環肥燕瘦。各擅所長，何分先後。選萃拔尤，足稱領袖。滄海珠遺，珊瑚網漏。此外名花，搜羅應有。」

其一曰陸月舫，行二，琴川人。香頰花妍，涼肌玉映，疑嗔疑喜，若遠若近，一種溫存態度，有足令人心醉者。琵琶一曲，餘韻欲流。真個銷魂之際，尤在珠喉乍囀，玉手初揮時也。月影二分，珠光四射，芙蕖出水，桃李無言，庶幾似之。後繫二絕句，云：

秋水為神玉為骨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  
江州夙有青衫淚，垂暮逢卿未是遲。  
瓊枝玉樹朝朝見，碧海青天夜夜心。  
別有綺懷消不得，漫將影事托瑤琴。

其二曰王蓮舫，本吳人而生長於滬。綠珠風貌，碧玉年華，短長適中，纖□合度，其姿致之秀麗，丰韻之娉婷，能令人其中者，真個銷魂。裙下雙鉤，尤為纖削。所微不足者，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耳。所居曰「白齒紅鴛閣」，玉生所題也。猊鼎鴨爐，陳設殊雅。繫詩兩絕云：

□分□媚□分嬌，一點春含荳蔻梢。  
記得雙星渡河夕，不辭涼露坐深宵。  
萬縷柔情釀綺愁，無端心事上眉頭。  
嬌憨慣學呢喃語，月見含情花見羞。

其三曰王佩蘭，來自甬江，托名茂苑。年猶未笄，貌已出群，體態輕盈，丰姿綽約。見人，初不知作寒暄語，而一笑嫣然，雙渦微露，自饒媚態。後起之秀，將來洵足以獨步教坊矣。下綴二□八字云：

芳心一點猶無主，玉頰雙渦倍有情。  
尤物天生誰享受，呢他一笑可傾城。

其四曰王雪香，滬城人。生自良家，以有所屬意，遂墮平康。姬妍姿替月，媚臉羞花，玉潤珠圓，豐碩□粹，洵一時之選也。居百福巷中，豔聲播於遠近。或贈以詩云：

陽春白雪誰能和，國色天香洵足誇。  
七字評卿知當否，珍珠無價玉無瑕。

其五曰呂翠蘭，籍本蘇台，久居滬曲。年甫□四，尚未梳櫛。嬌鸞影豔，雛鳳音清，盡洗鉛華，不施脂粉，有虢國夫人素面朝天之概。聞有大力者欲出五千金為之脫樂籍，而其母尚未之許也。姬秀外慧中，酬應靈變，以是昵之者倍深愛護。玉生贈以詩云：

枳棘鸞鳳非可棲，樊籠鸚鵡漫相羈。  
知卿不是章台柳，休怨東風好自持。

其六曰胡月娥，吳人。年未破瓜，身猶完璧。玉骨冰肌，自然清麗，蘭姿蕙質，獨具風流。見者多譽其蓮鉤纖細，小不盈握，凌波微步，雅韻珊珊。其實姬之美初不在此也。工歌曲，悠揚應節，能移人情。後附詩云：

喜見嫦娥能並世，錯呼明月是前身。  
石榴新樣何須覓，步步生妍迴出塵。

其七曰吳新脚，李人，近自當湖來，名譽甚著。風流靡曼，秀麗罕儔。骨格婀娜，腰肢輕亞，當不讓飛燕掌中舞也。歌喉宛轉，響遏行雲，一串牟尼，當為伊解贈矣。憶紅生因事勾留滬上，一見即眷之，特賦篇章，以致縈緱：

雙聲寫出斷腸詞，無限相思兩共知。  
要乞彩鸞新韻筆，畫眉深淺合時宜。

其八曰張善貞。風華獨絕，標格自持，美冶罕倫，嫵娜有致。當其登場一曲，聽者神移。曼陀羅室仙史雅契之，屢招侑觴，曾有詩云：

善和坊裡千條柳，不待東風作絮飛。  
玉立娉婷誰得似，丰姿如此世應稀。

其九曰顧蘭蓀，金閨人，久居滬北，為此中翹楚。枇杷巷裡，賓從如雲。相識多顯宦，纏頭一擲，動至不資。姬琳身價，冰雪肌膚，皓齒明眸，其秀在骨。每作席糾，持觴政，具有條理，酬應亦極工，故座客無不樂也。關石道人曾與之訂盟，往來甚密。玉生亦時相過從，贈以一絕云：

蘭蕙同心原綽約，蓀荃竟體自芬芳。  
薛濤風度今猶在，不惜當筵罄一觴。

其□曰馬雙珠。膩理靡顏，光采煥發。一對秋波，尤為澄澈。曾與印金公子有翳臂盟。玉生嘗小宴其家，時方酷暑，公子手持牙柄雕翎扇，奈於座客曰：「余此來一物未攜，是扇亦假諸馬姬者。」生笑曰：「豈但此哉，即姬之坤靈開闔扇，亦屬君耳。」座客哄堂，幾於頭沒杯案。後亦有一絕句云：

雙眸秋水碧波澄，一轉銷魂得未曾。

計斛量珠原待聘，盟詞猶記寫吳綾。

生視冊尾尚有殿榜者二人：一曰張書玉，一曰吳慧珍。末有珍珠密字一行，曰：「此芙蓉城中□二花神也。當請之氤氳使者，令其管領□二月名花，庶幾毋忝厥職。」

方欲再視，主人曰：「此後多詞隱語，不可流傳世間，貽為口實；且其機亦不可預洩也。因問月舫、蓮舫、佩蘭三姝皆無恙否？可憶海天樓畔連環轟飲乎？」生笑曰：「惟傳君襪而履地一事為譚柄耳。」主人亦笑，親捧觴為生壽，離席再拜曰：「君此地不可久留，請從此別。相見要不遠耳，幸勸光彩，毋墮前修。異日《空山讀書記》如付劖劖，當以君序弁首。勿忘。」以手拊生背，遽然而覺，一燈熒熒，壺中餘酒尚溫。生曰：「異哉！此一場綺夢也，不可不志，蓋我精魂直與二愛仙人相接一度矣。」抽筆書之，遂成此記。